

西方文化教育谬误之源： 从修辞与讽刺的历史演变谈起

砸桑槲理曹桂阳果赠 宰藻砾耻蕴藻排槽又 宰藻砾耻蕴藻

原著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

(栽曹泽粤以云 哉里藻蕴赠)

施文娟

(阅援悦· 怨社杂赠藻赠告藻)

翻译

美国中阿肯色大学

(哉里藻蕴赠案悦藻例造粤哪社译)

吴晖

(阅援匀忘蚤宰怎)

目摇录

致中国读者	(摇)
译者的话	(摇)
导论	(摇)

第一章摇前柏拉图时期哲学家

对造 译 译(逻各斯)和逻辑的认识	(摇)
造 译 译(逻各斯)的原始起源	(摇)
诗人的骗术 构编 (责 译 译)、虚假 (责 译 译)	
和狡诈 (责 译 译)	(摇)
前柏拉图时期的修辞 诡辩还是论证?	(摇)

第二章摇柏拉图为对话辩护

作家、演说家、嘲讽 原古希腊 “智者”的教诲	(摇)
柏拉图的 “修辞学真谛” 对话	(摇)
对话与辩证 原哲学家的诡辩	(摇)

第三章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词汇、修辞动机论

基本原理 :分裂背叛还是发扬光大传统理论 ...	(摇)
词句与论点论据 原从分门别类到剖析论题	(摇)
修辞学科化及其在教育界的普及美化讽刺	(摇)

第四章摇西塞罗的文化教育价值观	(摇)
承上启下的笔神	(摇)
调整修辞与历史的关系 :从记载史实到记叙文.....	
.....	(摇)
反对否定哲学真知的修辞论	(摇)
对希腊哲学、修辞学的继承与批判	(摇)
第五章摇奥古斯丁判别修辞与谎言	(摇)
修辞史上的转折点 :集修辞家、诡辩家、教育家、理想	
家、新信徒、及主教于一身	(摇)
论语言符号、语义、文学谎言和修辞寓言	(摇)
论语言之原罪	(摇)
第六章摇 “自我”观念的形成是抹煞真理的起端	(摇)
“存在”的探索是一场骗局	(摇)
文学、修辞、逻辑只是自欺欺人	(摇)
重创 “自我”不过是一种幻觉	(摇)
被历史忽视的事实、被修辞忽略的语义	(摇)
注释 (英语原文)	(摇)
参考文献 (英语原文)	(摇)

致中国读者

对许多中国学者和教师来说,西方修辞演讲学(Oratorics)还是个新话题,这可能是因为要在中文里找到相同的概念和实际内涵并不容易。不过一定找不到吗?希望本书的中国读者能够设法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打通中西修辞研究对话的渠道。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代的角度而言,中西文化都尊重知识,都拥有自己的传统。修辞在西方文化中不单单指“文学”作品的语言或“文体”,还包括古汉语中“文”的意思,即,中华传统所尊崇的文辞风采。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文”也包括西方修辞学上的某些意义。那么,两者究竟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呢?在西方,“修辞学”有时被狭隘地定义为“说服”,即运用一切语言手段,打动听者或读者的心。中国文化人和中国学术界最为陌生的,可能就是西方传统修辞中的“说服”,因为它意味着演说者与听众、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立。演说者把听众作为对象去争取他们,使之接受其独立的新见解,或更好的主张,因此修辞在西方传统上有敌对和争辩的意思。一个人赢了,另一个人输了。争议是公开的,又是针锋相对的。中华文化中有没有这种传统呢?

长期以来,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是西方政治、文化和教育活动的主要方式。据说,这在中国不太流行,至少表面上不是这

样。中国的文学传统和政治演说都强调集体观念,尊重传统的智慧和道德观。在汉语里,“文”含有哲学意义上的智慧、古贤传授的知识、传统思维和文辞以及礼仪礼节等意思。可西方却片面地把古汉语里的“文”翻译成“文体学”或“修辞”。同时,将“修辞”翻译成汉语的“修辞”也会引起误解,应该修正。古汉语的“文”和西方的“修辞”所强调的,是完全不同的方面。西方的演讲修辞往往强调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推崇新的见解,为废除陈旧的、不切实际的做法而斗争。针锋相对的辩论以及对传统观念提出挑战是西方长期以来一贯的做法。大学教育就是将各种论证和反驳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律师和政论家认为意见的交流靠的就是公开辩论,能够运用逻辑推理和劝服手段的能言善辩的人便是赢家。从深层意义上看,汉语讲究文辞风采和西方强调口头辩论也有相同之处。我希望大家能对此进行比较和讨论。作为教师和学者,对不同的文化进行了解可以增进双方的理解和交流。

除了强调针锋相对的辩论,西方的修辞和讽刺手法还讲究“伪装的技艺”,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一策略上的。柏拉图给演说者取了一个号,叫“智者”,说他们是“真理的仿效者”。他甚至还暗示,哲学家可能与智者相差不远,理由是,哪个凡人能掌握真理?然而,西方的修辞演讲和文学两门传统艺术,就是传授编造真理和现实的手段。历史上有过修辞教育方面的改革家,如西塞罗和奥古斯丁。他们都尽过力,想调整修辞演讲、文学创作与真理以及道德观念之间的关系。但是,西方修辞演讲学有史以来一贯是以“说服”、针锋相对的辩论和伪装为主的。演说者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会夸大或歪曲事实,这一点演讲者和听众双方都心中有数。西方修辞演讲学研究的就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西方讽刺手法中蕴含的便是上述文化价值。作家和诗人所接受的价值观念是,文学就是虚构,甚至可以是美丽的谎言。许

多天衣无缝的虚构作品抬高了讽刺的地位,这是因为讽刺手法的模棱两可,转弯抹角,还能戏弄听众或读者。如果说旁征博引、遣词造句、点到为止、婉转含蓄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基本价值,那么,比较讽刺手法的运用或许可以促进中国读者了解中西文化间的异同,帮助我们了解对方是如何掌握语言的教学和运用的,因为在中西文化中,课堂教学和文化实践都一直在影响着文学创作和修辞教学。

在西方,修辞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修辞的实践,指公开的演说或演说技能;二是培养演说写作技能的教学规划。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公元前五世纪起,古希腊的智者们开始传授可能性论理的技艺,围绕“事情可不可能发生”、“事情可能是真的还是假的”而展开讨论。一开始,四处巡游的智者被看成是贤人和知识渊博的教书先生,但后来却不那么受人尊敬了,因为他们在伯利克里执政期间,受雇于想往上爬的政客,为了雇主能在辩论中取胜而鼓唇摇舌。有些人对智者教的辩论技巧和可能性论理方法提出过疑问。很多人认为这种体育竞技般的诡辩,不尊重公共道德信仰,会破坏文化传统。当时旧的希腊贵族统治制度正在退出政治舞台,新的民主选举制度将各地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对政府的政策和社会改革进行辩论。在当时的情况下,修辞辩论的捍卫者认为,只有通过公开的辩论和商议,才能带来对社会有益的变革。于是,公开辩论成了流行的艺术,修辞学也初露端倪。随之,逻辑推理和演讲的技能代替了传统智慧。个人的看法只要得到论证,便可以认定为事实。如果得不到论证,便要废弃。不过,修辞究竟是不是作为统一政治立场之手段而得到发展的,这一点仍然有争议。现实的情况是它还在继续发展。当然,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修辞学从来就不缺少批评家。

从一开始,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修辞演讲学就是西方中小学和大学教育制度的核心。学生接受修辞演说培训是为了学会演

说的姿态、劝说的手段、逻辑论理的方法,并且要学会出口成章,下笔成文。当然,还要学会如何夹带伪装和哄骗的手法。亚里斯多德曾经说过,聪明人对平起平坐的人要坦诚,对地位卑微的人要虚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类似的说法呢?西方历史上有几次文化运动把修辞演讲从伪造和哄骗的功能上引开,强调弘扬传统智慧。在这几个时期中,修辞演讲学强调要引用贤哲和文学家的话,不要唱反调。在西方历史上,修辞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文”和八股文那样,源远流长而又波澜起伏。我希望本书能抛砖引玉,促进中西传统文化的比较。

今天,学习西方修辞演讲的大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很多留学生自己的国家并没有针锋相对进行辩论的传统,并不鼓励学生自己对文学经典作品和作者提出批评性的质疑。因此,非西方国家的学生在说英语的西方大学里,常常不熟悉英语写作和说话的方式。可是,学校鼓励他们与教授辩论,要他们进行论说,对业已成名的学者及其观点提出异议,还要他们批评享有历史盛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可是,从来没有人清楚地告诉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论理。说实话,其中可能并没有什么道理!但是话说回来,争议是西方教育和政治论说传统的核心。了解这一历史背景,可以促使我们更顺利地对语言的运用和语言教学中出现的文化差异交换看法。

我教过的留学生中有许多人不熟悉西方传统中说服、论理和伪装的方法,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中文和英文语言习惯的确有所不同,关于汉语的“文”和西方“修辞”之间的差异,我想具体加以说明。二十世纪初废除的八股文是结构非常严谨的正式文体,那时有文化水平的中国人都在模仿,设法掌握。八股文就像当代西方的“五段论说文”一样,段落结构平整,每个段落都是精心安排的,结尾总结段落的要点。但是,与西方论说文不同的是八股文引用经书中的成语典故,并且对偶排比,因为文章不但要对答考题,还要表现文采。这种作文讲究寓意,

但是决不伪装。尽管这类作文讲究的就是引经据典,西方读者却认为是因循守旧,对“引语”的依赖太多。留学生用英语写作时,如果继续采用这种写法,不熟悉东方文化传统的英语教师便会批评他们过分依赖“别人的话”。按照西方的传统标准,只要不是写作人自己独到的想法,那就一定是从别处得来的。精心选用古贤名哲的至理名言也算创新,这一传统手法对西方修辞学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以上的话,我有意说得稍微过分些,主要是想说明,西方修辞强调创新、假设和伪装的价值,这对非西方文化的国家来说是很陌生的。通过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来丰富创造力、才智和文采,与西方强调的独奇之论一样,都是有益的训练方法,有利于发挥智力和才能。西方修辞中强调的所谓“独奇之论”,说到底并不是新生事物。它来自二千多年陈旧的篇章结构和选题,原对比、对照、原因、结果、记叙等,所以,“新”的并不那么新。只要方法新,“旧”的可变新。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便能了解和懂得对方。

去年,我第二次来中国旅游,在书店里见到一群学生。他们想找说英语的外国人帮忙完成家庭作业。作业的要求是把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些格言和句子翻译成相近的汉语成语,再把汉语成语译回成英语。我当时想,这有没有可能是八股文的遗迹,因为八股文的写作讲究引经据典和排比对偶。其中莎翁的一句话是“马啊,马,一马换王国”(译注:此句根据本文引语译出,标准译文请参照莎剧汉译版)。等到把与其对应的汉语成语译回成英语时,这句话便成了“机智的国王愿意放弃一匹马来保住王国”。这些学生告诉我,就是在同一语种里,要找到意思相近的成语也不容易。跨语种,难度就更大。西方教师能从这种练习中学到不少东西,因为这些作业告诉我们,每个国家都认为格言典故及其在文学修辞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文化涵义。比如,在现代的中文演说中,我们是否还能感觉到八股文的影响?废除

八股文以后,汉语修辞中产生了哪些新的写作方法和写作教学法?

在考虑西方修辞与谎言的关系时,我总是会想,我们西方人竟然会把伪装作为艺术手法来欣赏,竟然认为这种手法比引经据典更好,这真是很奇怪。与我们打交道的人们确实应当了解其中的历史原因。也许经过共同的努力,我们对西方人贬低宝贵的传统智慧的手法和目的,能够有新的认识,能够懂得,只要了解其中的方法和目的,作为“文”,作为人之品格的传统智慧是应该得到接受的。最后,希望本书能引起广泛的讨论,使我们看到各自文化中的优点与弊端,看到各自语言传统中的失败与成功,这些便是本书中译版的初衷。

美国修辞学会主席, 1985年至1995年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

英文系教授

悦爱社杂报网总编 施文娟

Jan Suxarupen

1995年夏

写于英国剑桥

导论

对苏格拉底来说,自我认识(苏格拉底《理想国》)只意味着分割与区别,不包含什么具体内容。虽然“分割”和“区别”后来发展成为认知的本体,“认识自我”只不过是把自己与他人分离开来。

克尔恺郭尔(《恐惧与战栗》)《风刺的概念》

自古以来,教育一贯重视培养道德行为和口才两个方面。这两门课属于同一学科,教授既教道德规范课又教修辞课……

虽然这两门学科密切相关,但这种全面教育被苏格拉底所分裂。他的论说把灵活的思维与口若悬河的演说才能分开……造成目前毫无顾及地将唇舌与头脑分开的现象,导致一部分先生教思维,另一部分先生教演讲。这种学科分类荒谬之极,事倍功半,遭人指责。

西塞罗(《论雄辩者》第三卷,第 1 章,第 1 页)

讽刺已渗透到现代语言中……深入到所有的词汇和语言形式中……

……修辞中既有清白,也有愧疚;可以击垮对方,大获全胜。对话时,击垮对方恰恰破坏了话语的生存之本——对话的氛围,在古典修辞时期,这种氛围是不存在的。

巴赫金 (巴赫金) 演讲流派及晚期文论》

“教育与谎言”、“修辞与讽刺”放在一起就象两双不成对的袜子,但这种组合绝不是生拼硬凑,早期西方文化教育不但早已注意到这四种概念之间的关系,还持续关注其涵意的扩大。它们祖先的魂灵不但反复出现在前柏拉图时期的哲学手稿中,还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柏拉图的论述中。亚里士多德的系统论著把它们规范化了,西塞罗和奥古斯丁的著作在评论希腊修辞学的同时,还将它们提高与发展了。这些著名历史人物就像现代考古学家说的——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虽然这些学者常被誉为影响西方早期文化教育的思想家和开明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同时又是具有批评眼光的观察家。他们观察新兴的哲学思想,掂量其轻重,他们还是批评家,评估文化教育的得失,尤其是新生的教育学科——修辞学、文学、哲学的发展与局限性。他们注意到了现代人熟视无睹的现象——日常用语、政治用语和文学用语就叫做“修辞”,这些语言规范的教学和实践一旦与文化教育水平相结合,便能形成权威。在写作得到广泛运用以后,文字、语法、文学流派、审美标准等方面不但出现了规定和模式,还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

哲学流派与修辞学、文学以难以预料的形式同时发展,有时完全摒弃写作,比如,苏格拉底派和斯多葛派。许多哲学家贬低修辞学和文学,认为这两种学科缺乏深度,只能用来蛊惑人心,给思想浅薄的普通大众消受。哲学家孤傲的态度使大众百姓远离哲学,认为哲学在“技巧上吹毛求疵”,在“语义上钻牛角尖”,与日常生活毫不相干。与此同时,大家熟悉的传统思想以不变

应万变,古典修辞时代形成的知识权威仍在左右当代的学术思想,如知识、思想、辩论、篇章、文学实践、文化教育、自我等观念。其中有一种饶有兴味的现象,引发了本书的主题——西方的学科分类、语言和思想的标准以及受教育者思维和写作的标准已经使修辞和文学篇章发展成了自欺欺人、胡编乱造的工具。其实,当代批评界和美学界流行的套话在西塞罗时代就已经过时。修辞方法已经成为了编造谎言的技巧,成为大部分政客的惯用手法。讽刺就是含糊其词,言不由衷,掩盖真实思想,这种手法已经成了文人和上层阶级说话的方式。小说即为谎言,用幻觉迷惑人心。写作与修辞成了骗术,语言变成了谎言,真理则子虚乌有。人们再也不相信无懈可击的长篇大论,开始怀疑能说会道的政客,因为他们的演说稿常常请人代笔。

目前,人们围绕什么是文学经典,其衡量标准如何确认而争论不休。到底如何评估批评性思维的价值取向?多元文化是否有局限性?如何评估西方有关本体的概念,如自我、自由言论、独立自主、个人等?笔者认为,若要解答这些与文化教育有关的问题,就必须研究“讽刺与修辞”、“教育与谎言”这两对词汇之间源远流长的内在联系。古希腊遗留下来的文献中也记载过有内在联系的相辅相成的词汇,如真理的存在与真理的意义,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的内涵,教育的根本与教育的手段。古希腊学者还探讨过各种语言形式对思想和认知过程的影响。比如,转折一词就来源于本书要讨论的古典修辞时期,意思是“转折点”,“一件需要作出判断的事件”,或“判断行为”。文化教育从一开始就像现在一样,也走过下坡路。现在的教育正面临危机,需要我们作出判断,作出决定,作出选择,拿出行动。为此,本书将重新评估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倡导的教育思想,同时还要指出,目前的教育危机虽然可能是个不利的转折点,但并非意味着西方文明面临着又一次滑坡。

学科分类虽然在柏拉图、西塞罗以及奥古斯丁的时代已经

出现,但这些修辞学家一致反对学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单独划一的倾向。柏拉图警告说,如果教学手段只包括写作,而不包括哲学反思,学生的思维能力便会退化,进而误认为死记硬背就是掌握了知识,能记住出处,过目不忘,东抄西摘就行。古代诗人和演说家教授的与背诵(背诵的技能)被嘲笑为培养低能儿的课程。地米斯托克利(公元前524—494)曾经说过:“对我来说,我宁愿学会如何忘记。”^①西塞罗悲叹哲学与修辞学分家,大脑与唇舌的分割。他指出,修辞教学的目的如果只是灌输条条框框,缺乏内涵和思想,那么,哲学家就无法与世人谈话。现当代文化教育、学科分类及多元文化的态度和思想正应验了西塞罗的话。比较古今对教育发展的评论,将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当今的文化变异是历史再现。基于此,本书要讨论的两个教育时期如同圆括号两端的半括号,一端代表语篇逻辑形式和文学形式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占实用地位的时期,另一端代表逐渐走向“口语为辅”的当代后文字时期。^②这圆括号中间是一段稳定而又复杂的时期,其思想过程、语言模式和大语言环境仍然是构成当代文化教育的因素。^③

不过,本书用回顾古代文化教育史的方法评估逻辑学、修辞学以及文学的衍变可能会引起质疑。人们很容易把本书的论述方法看成修辞学中的谬论或解构主义、追溯某一神话起源等老一套手法。但是本书对古代文化教育进行重新评估是有根据的。其前提是现代语言观念上的相对性和模糊性来源于古典学术思想,构成了以逻辑为中心的本体论,长期统治着西方哲学和诗学。^④笔者认为,作为西方文化教育源头的修辞演讲学、逻辑学、文学,以各种形式把文学和修辞学与骗术结合起来,形成了西方文化的特色。其特点是既怀疑修辞演讲的真实性,又崇拜其魅力,既轻视学院派哲理思维方法,又自相矛盾地将其作为二千年教育的形式与手段。讽刺手法的历史演变为我们提供了追溯文化教育历史轨迹的方法,使我们看到,对教育的崇拜和对教

育的态度从一开始就纷扰着西方文化教育思想。比如,柏拉图在《智者论》(Πολιτικός)一书中把滑稽(嘲讽)与演说者联系在一起,书中的爱利亚人把智者和哲学家说成一回事,认为前者可以“用骗术仿效”真理。虽然柏公的话相互矛盾,难以定论,但他的比喻提醒我们,他本人及其同代人是太可能把滑稽看做反驳手段的。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和《伦理学》中,特别推崇“高尔吉亚式的讽刺”,认为这手法显示了机敏和智慧。^缘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把讽刺说成具有君子风度的含蓄表达法,认为这种旁敲侧击,藏而不露的手法令人敬佩,特别适用于“对粗人说话”。^远

旁敲侧击、藏而不露、掩饰思想现在已经成了西方文人的特色,并且在社会等级制度下有增无减,加深了公共与个人道德规范之间的鸿沟。如有些文化禁止妇女公开露面。在西方,有地位、有文化的人在公开场合下说话模棱两可的方式已成为时尚,大家以为,虚情假意、装腔作势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同样,西方的文学美学广泛提倡拐弯抹角,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风气,将自我与自我表达虚幻化、理想化。直率坦诚、相互信任、追求真理成了文学作品和政治演说讽刺的对象。这种品味和行为好像给了我们语义与道德上的心理快感。文学美学上认为运用讽刺和欣赏讽刺的能力是智商高的标志,近来还标榜为心领神会的能力。西方思想界大力推崇若即若离、貌似客观、好生疑问、怀疑定论的风气,崇尚总结概括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这些品质被认为是人类普遍具有的秉性,或者说是人类思维必须具备的素质。其他许多民族在真理、语义、现实及语言等方面强调集体主义、相互协作、礼尚往来的精神,^苑而西方教育文化则提倡相悖性、冲突论、个人至上以及思想和语言上的批评和争鸣。这种怀疑一切、吹毛求疵的分析方法使人们思想认识分化,无法确定什么才是事实。问题是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不偏不倚的态度,用客观语言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以及怀疑一切的倾向变成

了聪明和天资的同义词？为什么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写作、文学、教育仍然与编造谎言紧密相连？其间的种种关系不但要追溯到古典时期，还应该延长到后现代时期，即从提倡放逐诗人的柏拉图到把虚无飘渺的文本意义看做是普遍真理的德里达（~~德里达~~）。传统的史学一直指导着修辞史、文化教育、逻辑和文学这些分类学科的研究。本书研究这些学科史的方法是有合有分。不过，这种方法可能有宰割历史之嫌。对此，笔者只好费些笔墨略作解释。首先，对早期修辞学、早期哲学、早期文化教育的综合性研究长期受到压制，致使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匮乏。其次，古典文学和哲学研究者对修辞演讲学不屑一顾的态度，恰恰为本书提供了例证，证明对修辞学的轻视其实说明了我们自相矛盾的态度，这证明古代和现代教学大纲从来只接受一种语言模式。比如，基尔克（~~基尔克~~）和拉文（~~拉文~~）对前柏拉图时期哲学家有精辟的研究，但只包括很少的智者派人物，演讲修辞家根本没有谈到。又如，柏拉图鄙视智者派，要把诗人赶出共和国。像柏拉图一样，哲学家和古典学究也看不起演讲修辞学，扭曲了每个历史时期中修辞与哲学的关系。文学、历史、修辞学之间的关系变化无常，但由于古人的轻视，为探讨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种种努力遭到了歧视。笔者的说法有史实为证：茱柏（~~茱柏~~）译的西塞罗的《论雄辩者》中有一段注释说：“古代把历史学看做修辞学的分支，降低了历史学的地位。”这段话便证实了上述存在的问题。^愿

笔者在本书中不把柏拉图、奥古斯丁或西塞罗作为人文学和读写教学的典范来看，而是要强调他们不是现代观念上的古典派。出于同一原因，本书还要强调这些大师之间的差异。他们对经典著作和教学大纲的评说是针对不同时期而言的，对各种问题给的定义也不同，所给的答案也针对不同的目的。他们的著作告诉我们，演讲修辞学和教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得到普及后，各派力量为了达到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形式运用修辞，

甚至滥用修辞。这些大师在历史各个时期是改革创新的首行者,反对对前期经典著作的僵化认识。但同时他们在某些方面又表现出一致性和连贯性,在学校及高等教育的修辞教学大纲上,他们的见解特别一致,差异极少。与当代教育现状一样,当时要求改革读写教学以及课外读写活动的呼声影响了演讲修辞学、哲学、文学的欣赏标准和实践。但同时课堂教学和课文的变化则相对比较缓慢,固定不变,使逻辑学、语法以及文学释读出现残数化、循规蹈矩的现象。本书着重分析从古到今各时期不同的教学重点以及各时期思想家的异同,以便揭示教育史上的转折点。什么书值得读?什么是知识?应该接受什么价值观念?这些有关知识和文学的实质性问题在各时期变幻起伏,然而,校园内的教学实践,如演说和写作中的定义法、叙述法、描述法、分析法、预测法、线性逻辑论证法等,却不断抽象化,一成不变。其实,与这些方法并存的,还有各种修辞演讲法,这些手法不仅派生出许多文学创作流派,而且影响了后来阐释文学的行为方式。

亚力山大·卢日亚(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阿富汗文盲的认知过程时,他的那些研究对象竟然忍俊不住,哑然失笑起来,心想,可怜这个痴痴的外国佬,怎么连哪个图形是圆圈都不知道,还要人家告诉他。刚入学的小学生也是如此。比如,第一节看物说话课,幼儿园老师指着一只绒毛玩具熊(译注:美国小学最低年级为幼儿园,相当于我国的幼儿园大班。此后是一到十二年级。因此,美国从小学到高中的普及教育指的是“义务教育”,即我国的幼儿园大班到高三年级),启发式地问:“杰妮,那是什么?”可小朋友们却面面相觑。在以上两种情形下,如何界定圆圈或绒毛玩具熊的本质与特征,为何对事物要下如此定义,该定义有何价值,其实很不明确。如上述两例,上古时期语言学习及演讲修辞教育的过程也有其严肃性和诙谐性,吸引了不少学者。当代几个领域的研究把古典修辞和早期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探